

从太平洋到青藏高原

雷良波 著

湖北人民出版社

书名:从太平洋到青藏高原

丛书名:

作者:雷良波

责任编辑:王隽

出版社:湖北人民出版社

ISBN:7-216-04132-1

字数:

印张: 开本:

出版日期:2004年11月

定价:6.00元

引——子

2003年7月10日，拉萨。

山南地区洛扎县密主圣殿边巴梯棋寺洛扎·朗卡降赞洛桑次仁活佛的家
庙。

洛桑活佛、两位老喇嘛、老 k1510(本书作者)、青藏石头正相谈甚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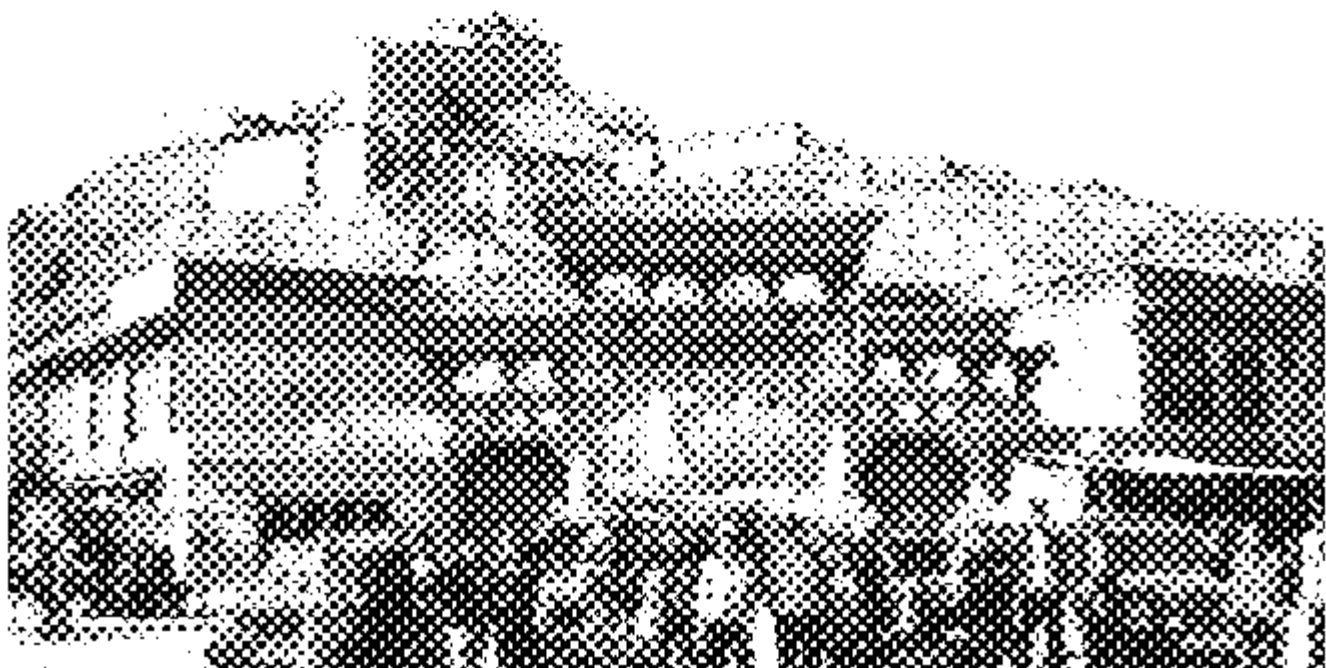
洛桑活佛正用藏语对两位老喇嘛说着什么。

俟活佛说完，我微笑着说：“我们是从太平洋的海边来到这里的。”

活佛大笑。

众人皆不解。

活佛先用藏语解释给两位老喇嘛听，然后笑曰：“我刚才正对他们说，你
们是来自海边的贵客。”



第一章

塞上牛羊曾许约

西藏,是我多年梦系魂萦的神圣土地,是我一直真心向往几欲前往的地方。

那里,有我自幼就从语文课本里知晓的雅鲁藏布的滔滔江水;

那里,有我一向视为精神家园的珠穆朗玛的皑皑白雪;

那里,诞生了《格萨尔王传》这样千古传诵的史诗;

那里,有文成公主、松赞干布、才旦卓玛;

那里,有藏刀、糌粑、酥油花、唐卡,以及如同天上才有的布达拉宫、大昭寺、八廓街、罗布林卡……

这些人名物名地名,娓娓道来,如数家珍。

多少神奇的传说,

多少美妙的故事,

多少值得人终身期盼的万种风情,怎不让人心驰神往!



可是,高原反应的种种可怕,在人群里口耳相传,在报章上随处可见。

高原果真猛如虎么?

从我决定开车进藏始,种种疑惑声、责难声、反对声、规劝声不绝于耳,在地球另一边的父母和老姐频频通过电话和LD(注:网络词汇,“领导”的意思,多用来昵称家人。如LD,指妻子或丈夫;小LD,指儿女,下同)串通一气,轮番轰炸。

我说:“这次驾车进藏,于我是一生最重要的机会,否则今后年龄渐长,身体愈差,去雪域高原的机会就会愈加地渺茫。

所以请求你们谁都不要拦我,否则我会抱恨终身的!”

感谢家人的理解和支持,使我此生拥有了这次略带几分疯狂的完美行动。

事后想来,这次进藏行程之艰难,过程之曲折,路途之漫长,境遇之惊险,确实有几分疯狂、几分冒险,但更多的却是完美的人生体验和永难忘怀的经历。

近年来,随着汽车逐步进入千家万户,随着

网络技术的迅速普及，随着家庭购车逐渐成为新的商品需求，各种网上汽车论坛如雨后春笋般涌现，形成一道道亮丽的风景。论坛的大行其道也给大批有才华的网友提供了抒发情怀展现文系的广阔天地。这其中诞生最早，也最有影响的当属新浪网“车行天下”。

“车行天下”是新浪网汽车频道的统称，包括六十几个车友会论坛，其中最为红火的一个就是捷达车友会。

据说开什么类型的车就能显示出什么样的性格特征来。捷达车提速快，造型粗犷雄浑，开这车的人也大多性格外向，有一定的冒险精神。俗话说：人以群分。一帮因向往西藏文化又开着同一种车型的车友，因为共同的志趣和目的走到了一起。

计划的出发日期是2003年4月28日，共计四台车，全都是新浪网“车行天下”捷达车友会的伙伴。其中三台捷达轿车自北京出发，人员为：老黑、黑伴伴、稻草戴眼镜、稻草夫人宁宁、清咖 7323、真老抠、谢绝安静；另一台捷达车自广东珠海出发，人员为：老k1510、青礁石头。

2003年4月27日，珠海。

虽然临近“五一”节，可珠海的街头，依然显得空空荡荡。尤其是向来不乏食客光顾的餐饮业，这次遭到的打击更为沉重，平日里高朋满座热闹非凡的海鲜酒楼，此刻全都不见了往日的喧嚣。商场也一样，见不到几个人影。

明天就要出发了，上午我去办公室处理了有关公务，并递交了请假条，请好了一个月的探亲假。中午回到家里，我从6楼把所有准备的物资呼哧呼哧地全部装进了捷达车的后备箱，两个备胎、两个油桶、两大箱行李，还有药品箱、CD箱、两件棉军大衣等等，将后备箱塞得几乎没有一点空隙。

想不到的是，突然出现的疫魔几乎就在刹那间肆虐神州大地，大家盼望已久的五一长假已经被迫取消，各地频频告急。这给我们制定周密的进藏计划蒙上了一层阴影。

“明天能走吗？”看着一大堆的进藏物资，我不安地问自己。

下午和拉萨的朋友朱先生通了电话，他告诉我说：现在很少有外地人去拉萨了。

捷达车



一汽大众捷达轿车，源自德国大众创造世界汽车史销售奇迹的高尔夫II平台，于20世纪90年代初引进我国。捷达车以结实耐用和性能卓越而著称，被称为“男人开的轿车”。在国内有较高的保有量。即使在各种时尚车型层出不穷的今天，依然始终占据着国内单一品牌销售榜的首席。

通完电话,我的心里愈加忐忑起来。

接下来我又和西安、兰州、西宁、银川的朋友先后通了话,朋友们都非常欢迎我们前往西北,但也如实告诉我:鉴于目前的局势,在接待上会增加相当的困难。由于各地对外来车辆和人员要进行严格的检查和登记,我们的车队上路后很难说能否顺利前进。

通完一连串电话,我陷入了沉思:我们如果再坚持按计划进行,实际上也是对各地朋友和自己家人的不尊重,勇气是必须的,但盲目的自信会对朋友和自己造成损害啊。

当晚,出发的前夜,我和老黑、稻草戴眼镜通过电话反复商量后,大家极不甘心地做出了最后的决定:计划延期。

五一节后,国内抗非斗争形势严峻。

正好单位派我去北京出差,面对疫魔造成的不利局面,为了对进藏计划做全面而实际的调整,确定再次出发的时间和路线,我决定和青藏石头驾驶他的帕萨特轿车前往北京。驾车进京减少了乘坐飞机或者火车时在路途上所难免的与人的直接接触,同时也是一次进藏前的长途拉练演习。

2003年6月13日，
珠海——武汉。

早早起来，去银行取完钱，发动车，系好安全带，直奔京珠高速而去。

过了中山大学珠海校区、北京师范大学珠海校区、唐家镇（民国首任总理唐绍仪的故乡），在金鼎镇，车上了京珠高速。

车在平整的京珠高速广珠段疾驶，路的两旁，是一座座古老的西式洋楼，黄里透着黑色，显露着无尽的沧桑，仿佛记载着这块诞生了孙中山、梁启超、容闳等一代伟人的百里珠三角的百年兴衰史。

出珠海，经中山、番禺，一个小时后就到了广州。

广州到武汉，全程京珠高速，路况极佳。

高速公路穿行在粤北的崇山峻岭间，陡峭处，往往仅能容一个车道通过，成了一个车道在上一个车道在下。路两旁是郁郁葱葱的青山和清澈见底的山溪，景色迷人。已是初夏时节，南方的山，郁郁葱葱，一片山花烂漫。



2003年6月14日，江城武汉。

武汉，华中重镇，也是我生长的城市。

我自小就言爱车，父亲是位刑警，因此小时候的我常在刑警队叔叔们的摩托车后追闹。大约六七岁时，一位刑警叔叔一把将我抱上两轮摩托车，然后发动车疾驶出警察局的院子，吓得我紧紧搂着那叔叔的腰不敢抬头，心里感到又害怕又刺激。

我成为有车一族是在上世纪的80年代中期。

拥有的第一辆车是一辆二手的老幸福250A两轮摩托车，红色的，一个大乌龟头集中了仪表和路灯，两旁是两块硕大无比的铁板。这车当年主要用于邮电部门送电报和电影院送片子。是一位警官朋友帮忙联系买下的，花了1400元。武汉的冬天非常寒冷，早上总得提前起来着车。着车的方式是站在车的左侧死劲踩启动杆，这活女士可干不了，个子太小也困难。我身高达183厘米，那时才20来岁，浑身仿佛有使不完的力气，即便如此，也常常是好不容易把车打着了，人却也累得什么也不想干了。这车还有一个特点，启动杆回弹力十足，脚踩下去后必

须迅速闪开,有几次着车因为闪得慢了,结果把脚脖子打了,肿得跟馒头似的。

后来我用这辆老幸福摩托车加了点钱换了邵东德产的依发 150 两轮摩托车,依然是红色,看上去像一部公路型赛车。长长的前减震,高高的车身,开起来一上一下的,十分威武。只是配件奇缺,这车自买来发电机就工作不正常,每天着车极为困难,后来找当修理工的朋友帮忙,把国产幸福 250 的发电机改装上去,才凑合着跑了一段时间。

再后来,经济上稍有宽余,于是卖了老依发,买了邵浙江产的西湖 250 两轮摩托车,当时上完牌大约 3800 元,还是红色。新车当然不一样,启动最多两下一定着车,只是依然是站在车左侧启动,和老幸福启动方式相同,这种技术来自前苏联,采用这种启动方式的摩托车当年曾风靡一时。

到了 90 年代,单位为我配了一部广州产的五羊本田 125 两轮摩托车,还是红色。这车质量极为稳定,加速有力,声音洪亮而悦耳。电启动按钮使着车成为一种享受。

骑摩托车不比开汽车,人称“肉包铁”,安全性较之汽车大为降低。摩托车手的驾驶技术至关重要,当年只要能开摩托上街的大多是高手,

不像今天大量的菜鸟杀手满街跑。两轮毕竟不同于四轮，有一年的一个大雪天，我从自己所住的华中师范大学的西门开摩托车出来，去单位上班，那是一条一百多米长的大陡坡，天冷地滑，虽然十分小心，但一不留神还是滑倒了，结果连人带车滑行了七十几米远，亏了当时路上再没有其他车辆，至今想来依然有几分后怕。

再到后来，随着生活水平的不断提高，开始成为汽车一族，汽车的长途奔袭能力远胜于两轮摩托车，于是乎，慢慢就融入到驾车旅游者的阵营里了。几年来，走过祖国南北东西的不少地方，增长了见识，锻炼了意志，也交了一大批性格迥异却同样热情的、各地各行业各民族的知心朋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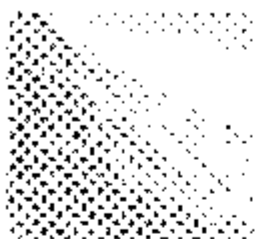
但是在心中，一直有一个强烈的期盼时刻在鞭策着自己：驾车去西藏。

离开武汉十余年了，每次回来都会勾起许多的回忆，同时油然而生浓浓的亲切感，毕竟是长江和汉水把我养大，让我成长。

在武汉过了个愉快的周末，免不了觥筹交错几回。

说起武汉的吃，让人浑身来劲。

武汉这个城市市井味特浓，三教九流无所不



容,各路人马尽显其能。早年里有湖南人聚集热闹无比的宝庆码头,有万商云集拥挤得水泼不进的汉正街,有小南京路美誉洋楼林立的江汉路,有店铺鳞次栉比洋装针线各领风骚的六渡桥。

武汉人好吃,早点是一定得上街头去寻觅的;武汉人也会吃,街头早点的品种多种多样,豆皮热干面烧卖各领风骚。在武昌中华路上,有条小巷叫着“状元坊”的,集中了武汉的各式小吃,每天里人头攒动,食客络绎不绝。

汉味作家池莉的一篇小说《生活秀》让国人知道了武汉的另一条吃街——吉庆街。

到了吉庆街,你会觉得是回到 20 世纪 30 至 40 年代,通街都是食肆,古朴而亲切,平民味甚浓。菜的口味差不多,都是汉味菜。汉菜本不成系,只是湘菜的一支变种,然而却能丰富精彩,翻出几分新意来。流连吉庆街的,是不断蜂拥而至的食客。这里的菜丰盛而有特色,油炸地米菜香卷、凉拌鱼皮、石头烤肉、酸辣红菜苔、韭黄炒豆米、腊鸭等等,当然总还少不了一锅被武汉人视为经典的热气腾腾的

莲藕排骨汤。

吃客甫一上桌，桌子的周围就会围上一大群人，唱湖北大鼓、京戏、黄梅戏，说单口相声的，拉小提琴、大提琴、二胡的，吹竹笛、单簧管、萨士风的，卖花卖烟卖洋娃娃卖各种杂什的，照一次成相的，擦皮鞋的，总之你口袋里的银子不愁花不出去。

吹拉弹唱的也很敬业，有一次，我看见两个女孩唱《杜十娘》，女孩们唱得虽不专业却十分投入，唱到情深处，四行眼泪缓缓沿脸庞流下。

在武汉时，抽空把帕萨特的7500公里免费保养在竹叶山上海大众专修厂做了，又去专修厂隔壁的轮胎专卖店买了个固特异的195/65/15轮胎，480元。

2003年6月16日，武汉——北京。

16日清早，我们离开位于武昌雄楚大道的圣宝龙酒店，从中南民族学院门前经过，在纸坊上了沪蓉高速。

武汉的高速公路建设十分值得称道，京珠沪蓉两大高速干线在城外穿越，颇有点在北美开车的感觉，比之后面经过的郑州，其差距真是不可以道里计。

从沪蓉高速直接转上京珠高速，很快就过了董

永以孝动天引得七仙女下凡的孝感。大约上午10点多钟,车到大悟。

大悟过去不远就是河南的信阳,京珠高速也就是在这里嘎然而止,听出口的收费小姐说,湖北段已经全部完工,就等河南那边修过来了。

从大悟高速出口到107国道,有几公里长一段路。路的两旁,是一个个卖石雕的小铺子。我们选了一家,在门前停了下来。一高一矮两个农民把我们引进屋去,石头在前我在后,刚进屋,就听哐当一声,我们忙回头看,只见一只镂空的石球摔在地上。

“你们怎么把我们的东西摔坏了?怎么办?”矮个农民叫了起来。

我分明没有感到碰到任何东西,怎么就会这样了?莫非遇到了碰瓷的?

青臧石头恶狠狠地说:“我们是从武汉过来办案子的,大悟公安在前面接我们,你少和我来这套。”

高个忙打圆场:“你们先看你们先看,好说好说。”

左挑右挑,选了3只九龙壁,一白两黑,农民开价600,我们当然不干,矮个又把摔破的石球拿出来说话,我们也拉大旗做虎皮,几经交锋,最后以300成交。

出来上车，我还在纳闷：“那个球究竟是怎么破的？”

和这两位狡黠的湖北农民斗智斗勇长达半个多小时，离去时竟不知谁输谁赢，感觉里有些精彩和兴奋，却又有许多说不清道不明的地方。

上 107 国道，经过信阳，要到驻马店才能上京珠高速。过信阳不远，我突然觉得车外的风声加大。

我大叫：“石头停车。”

停下车来一看，发现左后轮垂头丧气的。正好路边有个修车铺子，叫师傅过来帮我们换上备胎，换完胎准备充气时，发现破胎的边缘长出了一长条瘤子，师傅说：“这个胎废了。”

接下来在没有备胎的情况下，疾驶 180 多公里，来到驻马店。

进城找了一大圈，都没有找到固特异轮胎。前面停了十几部黄色面的，司机们都在一棵大树下打牌，我提出请哪位司机带我们去市内最大的轮胎专卖店，我们出 10 元路费，一位司机欣然开车前往。

轮胎店不一会就找到了，换完胎，把又黑又丑的备胎装好，我们出城上了京珠高速。大约 3 点 30，郑州到了。交完费出来，只见高速路上熙熙攘

攘,热闹非凡。

一个警察示意我们靠边停车,接受身体检查。我们又不进城,为什么要接受检查?‘我们去北京的,不进郑州。’我连说了三遍。‘我听得懂你的话。’郑州警察的脸上写满了不耐烦。我无奈地一笑,把车停在了路边。

跟着排队的人群,我们进了一道狭长的凉棚,量体温和接受询问,无非是姓什名谁来自何方要往何处以及留下联络电话等等。有意思的是,排在我前面的一个中年男子也是来自珠海,一个人开车上石家庄,真厉害。

继续上路,难怪我们会接受检查,原来京珠高速到郑州也就断了。我们穿越了市区(应该是从城市的边缘穿过),又过了黄河大桥。前面是到新乡的一级公路。公路上车倒是不少,只是经常见到拖着大垛稻草的农用车在路上大摇大摆地走着,有时还见到农民在路上晒的稻草垛子,把路占去了一大半。

过了新乡,又上了京珠高速,很快,我们就越过中原大地,进入河北省了。到了河北,高速的名字变了,不再是京珠,而是成了京深,顾名思义,应该是北京——深圳。高速公路的命名本是十分严肃的国家行为,看来在这里是出了问题。

